

叶君健全集

第十四卷 安徒生童话(三)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叶君健全集

第十四卷 安徒生童话(三)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第十二卷至十五卷出版说明

叶君健翻译安徒生童话，前后经历了四十余年。他是直接从丹麦原文（并参考英、法文权威译本）翻译的。译作是世界公认的优秀译本之一。叶君健因此获得“丹麦国旗勋章”奖。

《安徒生童话》（起初并不是“全集”）的中文译作，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版本众多。

这次将《安徒生童话全集》编入作家全集，得到了叶君健本人的支持。目录顺序是他确定的，收入“译后”和附录文章是他同意的。译文采自《安徒生童话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版，“译后”采自《新注全本安徒生童话》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版（经叶老同意，“译后”文字上略有修改）。

赛跑者	1
钟渊	4
恶毒的王子 —— 一个传说	8
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	11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21
守塔人奥列	29
安妮·莉斯贝	35
孩子们的闲话	45
一串珍珠	48
笔和墨水壶	55
墓里的孩子	58
两只公鸡	63
“美”	66
沙丘的故事	73
演木偶戏的人	103
两兄弟	108
古教堂的钟 —— 为席勒纪念册而作	111
乘邮车来的十二位旅客	116
甲虫	121
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	129
雪人	135

在养鸭场里	140
新世纪的女神	146
冰姑娘	152
蝴蝶	194
素琪	197
蜗牛和玫瑰树	210
鬼火进城了	213
风车	224
一枚银毫	227
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	232
在小宝宝的房间里	238
金黄的宝贝	243
风暴把招牌换了	251
茶壶	255
民歌的鸟儿	257
小小的绿东西	261
小鬼和太太	263
贝脱、比脱和比尔	268
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273
看门人的儿子	277
迁居的日子	293
夏日痴	297
姑妈	301
癞蛤蟆	307
干爸爸的画册	314



赛 跑 者

有人贡献出一个奖品——也可以说是两个奖品吧：一大一小——来奖励速度最快的赛跑者。但这不是指在一次竞赛中所达到的最快的速度，而是指在全年的赛跑中所达到的速度。

“我得到了头奖！”野兔说。“有人在评奖委员会中有亲戚和朋友，所以我们必须主持公道。蜗牛居然得到了二奖！我不禁要认为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不对！”亲眼看到过发奖的篱笆桩说。“热忱和毅力也必须考虑进去。许多有地位的人都这样说过，我也懂得这话的意义。蜗牛的确要花半年的时间才能走过门口。而且因为他要赶时间，还把大腿骨折断了。他是全心全意地赛跑！而且背上还要背着自己的屋子！这都是值得奖励的！因此他得到了二奖！”

“你们也应该把我考虑进去呀！”燕子说。“我相信，在飞翔方面，谁也没有我快。我什么地方都去过：我飞得才远呢，远呢，远呢！”

“对，这正是你的不幸！”篱笆桩说。“你太喜欢流浪了。天气一冷，你就老不在家，跑到外国去了。你一点儿爱国心也没有。你没有被考虑资格！”

“不过整个冬天我是住在沼泽地里呀！”燕子说。“假如我把这段时间都睡过去，我值不值得考虑呢？”

“如果你能从沼泽女人^①那儿得到一张证明书，证明你有一半的时间是睡在你的祖国，那么人们就会考虑你的！”

“我应该得到头奖，而不是二奖！”蜗牛说。“我知道得很清楚，野兔是因为懦弱才拼命跑。他老是以为他停下来就要碰到危险。相反，我把赛跑作

① 据丹麦民间传说，沼泽地里住着一个巫婆，她一直在熬酒，所以沼泽地里弥漫着雾气。请参阅《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一分册中的《妖山》。

为一种任务,而且在完成这个任务时还挂了彩!如果说有人应该得到头奖,这个人就是我!不过我不愿意小题大做——我讨厌这种做法!”

于是他就吐了一口黏液。

“我可以向你们正式保证,每个奖品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至少我投的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作为树林的界标的那根木桩说;他也是评奖委员会中的一员。“我总是依照次序、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决定问题的。从前有七次我荣幸地参加过给奖工作,但是今天我才能有机会贯彻我的主张。我每次给奖的时候,总是从一个固定的原则出发。决定第一奖的时候,我总是从头一个字母朝下顺数;决定第二奖的时候,我总是从最后一个字母朝上倒数。如果你注意一下,你就可以看出:从A朝下顺数的第八个字母是H。到这儿我们就得到‘野兔’^①这个字,因此我就投票赞成把头奖送给野兔。从最后一个字母向上倒数的第八个字母——我故意漏掉它,因为这个字母的声调不好听,而不好听的字在我看来是不算数的——是S^②。因此我投票赞成蜗牛得第二奖。下一次得轮到I得头奖,R得第二奖!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一个次序;任何人都应该有一个出发点!”

“假如我不是一个评奖人,我一定会投我自己的票,”骡子说;他也是评奖委员之一。“人们不仅应该考虑跑的速度,同时还应该考虑其他的条件。比方说吧:一个人能背多重的担子。不过这次我不愿着重地把这一点提出来,也不愿意讨论野兔在赛跑时所表现的机智,或者他为了迷惑行人的视线而向侧路一跳,使人找不出他藏在什么地方的那种狡猾。不,还有别的东西值得人注意,一点也不能忽略,那就是大家所谓的‘美’。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在‘美’这一点上着眼。我喜欢看野兔那一对美丽而丰满的耳朵。它们该是多么长啊:看看它们真是一桩快事!我好像看到了我自己的儿时一样。因此我投他的票!”

“嘘!”苍蝇说,“我不愿意发表演说,我只想讲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止一次跑在野兔的前面。前不久我还压断了一只野兔的后腿呢。那时我是坐在一列火车前面的车头上——我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自己的速度。一只小野兔在前面跑了很久;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就坐在火车头上。最后他不得不让开,但是他的后腿却被火车

① 原文是 Haren(野兔)。

② 原文是 Sneglen(蜗牛)。

头轧断了。这是因为我在上面呀。野兔倒下来，但是我继续向前跑。这可算是打垮了他吧！但是我并不需要头奖！”

“我觉得——”野玫瑰想，但是她却不说出口来，因为她天生不喜欢多发表意见，虽然即使她发表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太阳光应该得到头等光荣奖和二等奖。他在转瞬之间就走完一条无法计算的路程；他直接从太阳走向我们，而且到来的时候力量非常大，使整个大自然都醒过来。他具有一种美，我们所有的玫瑰一见到他就红起来，散发出香气！我们可尊敬的评奖先生们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假如我是太阳光，我就要使他们害日射病^①。不过这会把他们的头脑弄糊涂，然而他们可能本来就是糊涂的。我还是不发表意见吧！”野玫瑰想。“但愿树林里永远是和平的！开花、散发出香气、休息、在歌声和故事声中生活——这是很美丽的。太阳光的寿命，比我们所有的人都长！”

“头奖究竟是什么呢？”蚯蚓问。他睡得太久，只有现在才到来。

“是免费进入菜园！”骡子说。“这个奖是我建议的。野兔应该得到它。我作为一个有头脑和活跃的评奖委员，特别考虑到得奖人的福利：现在野兔可以不愁衣食了。蜗牛可以坐在石围墙上舔青苔和晒太阳，同时可以得到一个赛跑头等评判员的职位，因为在人们所谓的委员会中有一个专家总是好的。我可以说，我对于未来的期望很大，我们已经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一八五八年

[译后]

这篇略带讽刺性的作品最初收集在一八五八年出版的《新的童话和故事集》第一卷第二部里。它说明了安徒生对一切评奖和评奖委员会的评价。安徒生一生没有得到什么奖——只获得过国家授予的“丹麦国旗勋章”。他很轻视所谓的“奖品”，事实证明也不无道理：像托尔斯泰和他的朋友英国的狄更斯，这些闻名世界的作家也不曾获得过所谓世界性的“诺贝尔文学奖”。

^① 原文是 Solstik，即因晒太阳过久而中暑的意思。



钟 渊

“丁当! 丁当!”这个声音是从奥登塞河里的钟渊那儿飘上来的……这是一条什么河呢? 奥登塞城里的每个孩子都知道它: 它在许多花圃底下流; 它在木桥底下流, 从水闸那儿一直流到水推磨坊那儿去。这条河里长着许多黄色的水仙花和棕色的细芦苇, 还有像天鹅绒一样软的、又高又大的黑香蒲, 还有衰老的、布满裂痕的、摇摇欲坠的柳树——它们垂向“修道士沼泽”和“苍白人草地”的水上。不过对面是一片花圃, 每个花圃都不相同。有些花圃开满了美丽的花朵, 上面还有整齐清洁的凉亭, 像玩偶的房子; 有些花圃只是长着白菜; 有些花圃简直看不见, 因为高大的接骨木树从展开它们的枝叶, 高高地垂在流动的水上——有些地方水深得连我们的桨都达不到底。那座古老的女修道院对面的地方, 是最深的地方——人们把它叫做“钟渊”。在这儿住着“河人”。在白天, 当太阳照在水上的时候, “河人”就睡着了。不过在满天繁星、月光皎洁的夜里, 他就出现了。他是一个很老的人: 曾祖母说, 她曾经听到自己的祖母说过他的故事。据说他过着一种孤寂的生活; 除了教堂里那口古老的大钟以外, 没有什么人和他谈话。这口钟曾经挂在那个教堂的塔上, 不过这个名叫圣·亚尔般教堂的地方, 现在既没有塔, 也没有任何教堂的影子。

“丁当! 丁当!”当那个塔还存在的时候, 钟声就这样响着。有一天傍晚, 当太阳正在落下去的时候, 这口钟就剧烈地震动起来, 最后它震断了绳子, 向空中飞去, 它辉煌的铁身在晚霞中放射出光彩。

“丁当! 丁当! 现在我要去睡了!”钟唱着, 于是它飞到奥登塞河里去, 沉到它最深的底下。从那时起, 这块地方就叫做“钟渊”。不过钟在这块地方既不休息, 也不睡觉。它在“河人”的地方发出嘹亮的声音来; 有时它的调子透过水, 浮到水面上来。许多人说, 它的调子预告着又有一个什么人要死了,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不是的, 它不过是在跟“河人”唱唱歌和谈谈话罢

了。“河人”现在不再孤独了。

钟在谈些什么呢？根据大家的传说，它很老，非常地老，在祖母的祖母没有出生以前它就在那儿。不过，就年龄来说，在“河人”面前，它还不过是一个孩子。“河人”是一个年老的、安静的、古怪的人物。他穿着一条鱗鱼皮做的裤子，一件鱼鳞缀成的上衣，用黄水仙花作纽扣，头发上插着芦苇，胡子上插着青浮草。这副样儿并不好看。

把钟讲的话再讲一遍，恐怕需要许多许多年和许多许多天的时间，因为它是年复一年地讲着同样的故事，有时讲得长，有时讲得短，完全看它的兴致而定。它讲着关于远古时代的事情，关于那些艰苦、黑暗时代的事情。

“在圣·亚尔般教堂里，修道士爬到挂着钟的高塔楼上面去。他是一个年轻而漂亮的人，但是他非常喜欢沉思。他从窗口向奥登塞河凝望。那时河床比现在的还要宽；那时沼泽地还是一个湖。他朝河上望，朝绿色的城堡望，朝对面的修女山上望——这儿有一座修女庵，亮光从一个修女的房间里射出来。他认识这位修女，他在想念着她；他一思念她，他的心就剧烈地跳起来。丁当！丁当！”

是的，钟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主教的那个傻佣人也爬到钟塔上来。当我——又粗又重的铁制的钟——在前后摇摆着的时候，我很可能击破他的前额。他坐得离我很近。他弹着两根棍子，好像那就是一个琴似的。他一边弹一边唱：‘现在我可以大声唱了，唱那些在别的时候我连小声都不敢讲的事情。我可以把藏在监牢铁栏杆后面的一切事情都唱出来！那儿是又冷又潮！耗子把活生生的人吃掉！谁也不知道这些事情！谁也没有听到这些事情！甚至现在还没有人听到，因此钟在这么高声地响着：丁当！丁当！’

“从前有一个国王，人们把他叫做克努特。他见了主教和修道士就行礼；不过当他用沉重的赋税和粗暴的话语把温德尔的居民弄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就拿起武器和棍棒，把他像野兽似的赶走。他逃到教堂里去，把大门和小门都关起来。暴乱的群众把教堂包围着——我听到人们这样讲：乌鸦、渡乌和喜鹊，被这些呼声和叫声所吓住，都飞进塔楼里面去，又飞出来。它们望望下边的人群，又从教堂里的窗口瞧瞧里面的情景，于是便把它们所看到的東西大声地喊出来。国王克努特在祭台面前跪着祈祷，他的兄弟爱力克和本奈蒂克特立在他身边，把刀子抽出来护卫他。不过国王的仆

人——那个不忠的布勒克——背叛了他的主人：外面的人因此知道，怎样可以打中国王。有一个人从窗子扔进去一块石头，国王就倒下来死了。这一堆狂野的人群和鸟儿的叫声响彻了云霄。我也一同叫起来，我唱着，发出‘丁当！丁当！’的声音。

“教堂的钟高高地悬着，向四周观看。它招引鸟儿来拜访，它懂得它们的语言。风从洞口和百叶窗吹进来，从一切罅缝里吹进来。风什么东西都知道，它是从围绕着一切生物的空气那儿听来的，因为空气能钻进人的肺里面去，知道一切声音、每一个字和每一声叹息。空气知道这件事，因为风把它说出来，而教堂的钟懂得它的话语，因而向全世界唱：‘丁当！丁当！’

“不过要我来倾听和了解这许多的事情，未免太过分了。我无法把它们都唱出来！我现在是这样疲倦，这样沉重，弄得把横梁都折断了，结果我飞到阳光闪耀的空中去，然后沉到河里最深的地方，沉到‘河人’孤独地住着的那个地方。在那里，我年复一年地告诉他我听到和知道的东西：‘丁当！丁当！’”

这就是奥登塞河的钟渊所发出的响声——曾祖母是这样说的。

不过我们的老师却这样说：河里没有这样一口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河里也没有“河人”住着，因为不可能有“河人”！他说，当一切教堂的钟都发出愉快的声音的时候，那事实上并不是钟，而是空气的震荡声。发出声音的是空气呀。——曾祖母也告诉过我们说，钟曾经这样讲过。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有一致的意见，因此这是可以肯定的！

“请你当心，请你当心，请你好好地注意！”他们两人都这样说。

空气知道所有的事情！它围绕着我们，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谈论着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比起沉在“河人”所住的奥登塞河深处的那口钟来，它能谈论得更久。它飘向遥远的天空，永无休止，直到天上的钟发出“丁当！丁当！”的声音。

一八五七年

[译后]

这个作品发表在一八五七年出版的《丹麦大众历书》上。它来源于一个关于奥登塞河的“河人”和亚尔多般教堂上的钟自动坠落河中的传说：那口钟自动投进河中的来势很猛，甚至在河床上弄出了一个洞，到今天还可能

看见。钟发出“丁当”的声音，据说是因为它在控诉教堂的敲钟人爱斯基尔德，此人贪污了用于铸钟的银两。安徒生在这里当然不是为这口钟申冤，而是通过它所发出的声音说明一个事实：人间心灵和生活上的“隐秘”不可能保密。钟声实际上是由空气震荡所形成。“空气知道所有的事情！它围绕着我们，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谈论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它飘向天空，永无休止，直到天上的钟发出‘丁当！丁当！’的声音。”这倒有点近似说明我们的一个成语：“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恶毒的王子

—— 一个传说

从前有一个恶毒而傲慢的王子，他的全部野心是想要征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使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他带着火和剑出征；他的兵士践踏田野里的麦子，放火焚烧农民的房屋。鲜红的火焰燎着树上的叶子，把果子烧毁，挂在焦黑的树枝上；许多可怜的母亲，抱着赤裸的、仍然在吃奶的孩子藏到那些冒着烟的墙后面去。兵士搜寻着她们。如果找到了她们和孩子，那么他们的恶作剧就开始了。恶魔都做不出像他们那样坏的事情，但是这位王子却认为他们的行为很好。他的威力一天一天地增大；他的名字大家一提起来就害怕；他做什么事情都得到成功。他从被征服了的城市中搜刮来许多金子 and 大量财富。他在京城里积蓄的财富，比什么地方都多。他下令建立起许多辉煌的宫殿、教堂和拱廊。凡是见过这些华丽场面的人都说：“多么伟大的王子啊！”他们没有想到他在别的国家里造成的灾难，他们没有听到从那些烧毁了的城市的废墟中发出的呻吟和叹息声。

这位王子瞧瞧他的金子，瞧瞧他那些雄伟的建筑物，也不禁有与别人同样的想法：

“多么伟大的王子啊！不过，我还要有更多更多的东西！我不准世上有任何其他的威力赶上我，更不用说超过我！”

于是他对所有的邻国掀起战争，并且征服了它们。当他乘着车子在街道上走过的时候，他就把那些俘虏来的国王套上金链条，系在他的车上。吃饭的时候，他强迫这些国王跪在他和他的朝臣们的脚下，同时从餐桌上扔下面包屑，要他们吃。

现在王子下令要把他的雕像竖在所有的广场上和宫殿里，甚至还想竖在教堂神龛面前呢。不过祭司们说：

“你的确是威力不小，不过上帝的威力比你的要大得多。我们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好吧，”恶毒的王子说。“我要征服上帝！”

他心里充满了傲慢和愚蠢，他下令要建造一只巧妙的船，他要坐上这条船在空中航行。这条船必须像孔雀尾巴一样色彩鲜艳，必须像是嵌着几千只眼睛——但是每只眼睛却是一个炮孔。王子只须坐在船的中央，按一下羽毛就有一千颗子弹向四面射出，同时这些枪就立刻自动地装上子弹。船的前面套着几百只大鹰——他就这样向太阳飞去。

大地低低地横在下面。地上的大山和森林，第一眼看来就像加过工的田野：绿苗从它犁过了的草皮里冒出来。不一会儿就像一张平整的地图；最后它就完全在云雾中不见了。这些鹰在空中越飞越高。这时上帝从他无数的安琪儿当中，先派遣了一位安琪儿。这个邪恶的王子就马上向他射出几千发子弹；不过子弹像冰雹一样，都被安琪儿光耀的翅膀撞回来了。有一滴血——唯一的一滴血——从那雪白的翅膀上的羽毛上落下来，落在这位王子乘坐的船上。血在船里烧起来，像五百多吨重的铅，击碎了这条船，同时把这条船沉沉地压下来。那些鹰的坚强的羽毛都断了。风在王子的头上呼啸。那焚烧着的船发出的烟雾在他周围集结成骇人的形状，像一些向他伸着尖锐前爪的庞大的螃蟹，也像一些滚动着的石堆和喷火的巨龙。王子在船里，吓得半死。这条船最后落在一个浓密的森林上面。

“我要战胜上帝！”他说。“我既起了这个誓言，我的意志必须实现！”

他花了七年工夫制造出一些能在空中航行的、精巧的船。他用最坚固的钢制造出闪电来，因为他希望攻破天上的堡垒。他在他的领土里招募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当这些军队排列成队形的时候，他们可以铺满许多英里地的面积。他们爬上这些船，王子也走进他的那条船。这时上帝送来一群蚊蚋——只是一小群蚊蚋。这些小虫子在王子的周围嗡嗡地叫，刺着他的脸和手。他一生气就抽出剑来，但是他只刺着不可捉摸的空气，刺不着蚊蚋。于是他命令他的部下拿最贵重的帷幔把他包起来，使得蚊蚋刺不着他。他的部下执行了他的命令。不过帷幔里面贴着一只小蚊蚋。它钻进王子的耳朵里，在那里刺他。它刺得像火烧一样，它的毒穿进他的脑子。他把帷幔从身上撕掉，把衣服也撕掉。他在那些粗鲁的、野蛮的兵士面前一丝不挂地跳起舞来。这些兵士现在都讥笑着这个疯了王子——这个想向上帝进攻、而自己却被一个小蚊蚋征服了的王子。

[译后]

这篇小故事最初发表于一八四〇年十月在哥本哈根出版的《沙龙》杂志上。安徒生在他的手记中说,这是一个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他记得很清楚。于是,就写成一篇童话,把这个故事的这种内涵意义表达出来:一个貌似凶猛、不可一世的暴君——即现代所谓的独裁者——往往会在一些渺小的人物手上栽跟头,导致他的“伟大事业”彻底失败。这个故事中的王子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被一个钻进他的耳朵里去的小蚊蚋弄得最后发了疯。



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



当风儿在草上吹过去的时候，田野就像一湖水，起了一片涟漪。当它在麦子上扫过去的时候，田野就像一个海，起了一层浪花，这叫做风的跳舞。不过请听它讲的故事吧：它是把故事唱出来的。故事在森林的树顶上的声音，同它通过墙上通风孔和隙缝时所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你看，风是怎样在天上把云块像一群羊似的驱走！你听，风是怎样在敞开的大门里呼啸，简直像守门人在吹着号角！它从烟囱和壁炉口吹进来的声音是多么奇妙啊！火发出爆裂声，燃烧起来，把房间较远的角落都照亮了。这里是那么温暖和舒适，坐在这儿听这些声音是多么愉快啊。让风儿自己来讲吧！因为它知道许多故事和童话——比我们任何人知道的都多。现在请听吧，请听它怎样讲吧。

“呼——呼——嘘！去吧！”这就是它的歌声的叠句。

“在那条‘巨带’^①的岸边，立着一幢古老的房子；它有很厚的红墙，”风儿说。“我认识它的每一块石头；当它还是属于涅塞特的马尔斯克·斯蒂格^②堡垒的时候，我就看见过它。它不得不被拆掉了！石头用在另一个地方，砌成新的墙，造成一幢新房子——这就是波列埠大厦：它现在还立在那儿。

“我认识和见过那里高贵的老爷和太太们，以及住在那里的后裔。现在我要讲一讲关于瓦尔得马尔·杜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

“他骄傲得不可一世，因为他有皇族的血统！他除了能猎取雄鹿和把满瓶的酒一饮而尽以外，还能做许多别的事情。他常常对自己说：‘事情自然

① 这是指丹麦瑟兰岛(Sjælland)和富恩岛(Fyn)之间的一条海峡，有四十英里长，十英里宽。

② 马尔斯克·斯蒂格(Marsk Stig)谋杀了丹麦国王爱力克五世(Erik V. 一二四九? ——二八六)。据丹麦民间传说，他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国王诱奸了他的妻子。

会有办法。’

“他的太太穿着金线绣的衣服，高视阔步地在光亮的地板上走来走去。壁毯^①是华丽的；家具是贵重的，而且还有精致的雕花。她带来许多金银器皿作为陪嫁。当地窖里已经藏满了东西的时候，里面还藏着德国啤酒。黑色的马在马厩里嘶鸣。那时这家人家很富有，波列埠的公馆有一种豪华的气象。

“那里住着孩子，有三个娇美的姑娘：意德、约翰妮和安娜·杜洛苔。我现在还记得她们的名字。

“她们是有钱的人，有身份的人，在豪华中出生，在豪华中长大。呼——嘘！去吧！”风儿唱着。接着它继续讲下去：

“我在这儿看不见别的古老家族中常有的情景：高贵的太太跟她的女仆们坐在大厅里一起摇着纺车。她吹着洪亮的笛子，同时唱着歌——不老是那些古老的丹麦歌，而是一些异国的歌。这儿的生活是活跃的，招待是殷勤的；显贵的客人从远近各处地方到来，音乐在演奏着，酒杯在碰着，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声音淹没！”风儿说。这儿只有夸张的傲慢神气和老爷派头；但是没有上帝！

“那正是五月一日的晚上，”风儿说，“我从西边来，我见到船只撞着尤兰西部的海岸而被毁。我匆忙地走过这生满了石楠植物和长满了绿树林的海岸，走过富恩岛。现在我在‘巨带’上扫过，呻吟着，叹息着。

“于是我在瑟兰岛的岸上，在波列埠的那座公馆的附近躺下来休息。那儿有一个青葱的栎树林，现在仍然还存在。

“附近的年轻人到栎树林下面来收捡树枝和柴草，收捡他们所能找到的最粗和最干的木柴。他们把木柴拿到村里来，聚成堆，点起火。于是男男女女就在周围跳着舞，唱着歌。

“我躺着——一声不响，”风儿说，“不过我静静地把一根枝子——一个最漂亮的年轻人捡回来的枝子——拨了一下，于是他的那堆柴就烧起来，烧得比所有的柴堆都高。这样他就算是入选了，获得了‘街头山羊’的光荣称号，同时还可以在这些姑娘之中选择他的‘街头绵羊’。这儿的快乐和高兴，胜过波列埠那个豪富的公馆。

“那位贵族妇人，带着她的三个女儿，乘着一辆由六匹马拉着的、镀了金

① 这是欧洲人室内的一种装饰品，很像地毯，但不是铺在地上，而是挂在墙上。